



兩漢紀事

兩漢紀事

四

丁

~ 13
3969
4



門 八13
號 3969
卷 4



通俗西漢紀事卷之四目錄

文帝脩德致太平
賈山上書論治亂
賢臣獻諫輔明主
賈誼湘流斥屈原
周亞夫軍細柳備匈奴

西漢紀事卷之四



40-10037

朕千里ノ馬ニ乘テ獨リ何クヘカ行ベキフトテ返サレシ程ニ此ヨ
リノ百姓奇物ヲ獻ル者ナカリケリ或日陳平朝ヨリ退テ便殿ニ
入ケルニ皇子劉啟ステニ成長シテ容儀俊偉ニ言語凡ナラス
天日ノ表堂々タルヲ見テ悦フ一限ナク古ノ父作テ而子述之上云ヒ
置シ一今日其徵ヲ見タリ已ニ當今ノ聖明ナルニ又カル頼敏ノ御
子御座ス高帝ノ洪業永ク百世ニ傳テ窮ナカレシトテ群臣ト春
宮冊立ノ事ヲ議シケルニ宋昌等是コソ諸人ノ慶ニテ候ント申ケル間
次ノ日陳平周勃等打ツレテ朝ニ出古殷周ノ國ヲ有ツ各千餘歳ヲ
歴テ乱レサル預メ太子ヲ立定メ天命ノ歸スル所ヲ兼テ諸人ニ示サ
レシヲ以テナリ是具宗廟ヲ重シ天下ヲ治スル道トコソ覺テ候ヘ
今皇子漸ク成長シテ純厚仁慈ナリ願クハ建テ春宮トナシ玉
ツシ事諸臣ノ大望ニテ候フト奏シケリ主上宣ヒケルハ朕ガ此位ニ登

シダニ神明ノ未ダ享サル所ニテ天下ノ民志ヲ繼テアラス只宜シテ
下ニ求テ賢明有徳ノ人ニ正位ヲ禪シテ願シケレ預メ太子ヲ立ルハ
益朕ガ不徳ヲ顯スノ道ゾヤト宣ハ群臣重テ奏シケルハ太子ヲ立
ハ即チ天下ヲ安スルノ計ニテ候フ必ス疑セ玉フスカラス主上猶モ許シ
玉ワス楚王交ハ朕ガ季父春秋漸ク高メ國家ノ人躰ヲ明ニシ天
下ノ義理ヲ闡セラルハ一多シ吳王濞ハ高帝ノ姪行慈アリテ徳ヲ好ム
淮南王長ハ朕ガ弟徳ヲ秉テ朕ヲ依ク朕モシ世ヲ去ハ卿等コソ諸
王ノ内ヲ擇テ大統ヲ繼シメヨト宣ヒケル陳平周勃御前ニ拜伏シ春
宮ヲ立ルハ中古以來皆其の子ヲ以テス堯ノ舜ニ傳ヘ舜ノ禹ニ禪リ
玉ヒシ其ハ上代ノ古當世ノ法トナシ難シ高祖大業ヲ開創シテヨリ
子孫綿延トノ相繼シメ玉フ一是即チ萬世ノ大義ニテ候ハ君必ス
他ノ議論ヲ成玉フ一勿レト再ニ悲ミ乞ケル故巴一ヲ得ズ其意ニ任

サレ詔ヲ下メ天下ニ觸知サセ玉ヘハ上下悦スト云者ナク諸國ヨリ表
ヲ具テ拜賀ノ使者禁門ニ滿充リ同キ三月群臣ノ請ニ仗テ竇氏ヲ
立テ皇后トシ母后薄氏ヲ皇太后ト尊ビ其弟薄昭ヲ軹侯トシ宋昌ヲ
壯武侯ニ封セラル又劉濞劉章劉興居ミナ親王トシバ久ク都城ニ留
ルカラストテ劉濞ヲ燕王トシ劉章ヲ城陽王トシ劉興居ヲ齊北王ニ
封シ玉フ故ノ趙主劉友ノ罪ナクメ皇后ニ害セラレシヲ憐ミ思シ召テ其
子遂ヲ趙王トシ其弟辟疆ヲ河間王トシ各其分國ヘ遣シ玉フ是
ヨリ四海ニスク打治リ主上ハ只御身ヲ慎ミ民ヲ教ヘ凡ク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器用ノ類皆故キヲ用テ新メ増ル所ナク專ラ謙徳ヲ
ノミシ修セラレケル或時靈臺ヲ造シ上テ巧造ヲ召テ其費ヲ計セラ
ルニ工價百金ナリト奏シケレバ百金ハ即チ中人ノ家ノ産ナリ朕先帝
ノ宮室ヲ奉テ聊カ不足ナケレバ何ク民ヲ勞シ財カラ竭メ新ニ増

一ラセントテ聽テ其沙汰ヲ止ラレテケリ又アル日朝ニ出玉ヒ群臣列坐
ノ中ニテ右丞相周勃ニ天下一年ニ獄ヲ決スル幾許フト向セ玉ヒシニ
存知候ワスト唯申ケリ又一年錢穀ノ出入ヲ御尋アリシニ周勃又答
一能ズ大ニ愧惶シ汗ヲ流メ背ヲ浸シケレバ如何ニ右丞相ハ知スマト宣
フニ陳平畏リ此等ノ事ハ宰相ノ職ニテ候ワス獄ヲ決スル廷尉ノ任
錢穀ヲ出入スルハ治粟内史ノ職ニテ候ハ宜ク其人ヲ召テ尋ラルヘ
キニテ候フト申ス主上又問玉フ然ラバ卿等ガ主上所ハ何物ヲ愚ニモ
尋子モヲ物カナ夫宰相ハ天地ノ和ヲ調ヘ陰陽ヲ理テ四時ニ順シメ上
天子ヲ佐ケ下萬物ノ宜ヲ遂シメ卿大夫ノ賢否ヲ察シ其職ヲ補
シ内ニ百姓ヲ安シ懷ケ外ニ四夷ヲ鎮撫シ國家ノ平安ヲ致ス是即
子臣等ガ司ル所ニテ候フト申ケレバ卿ガ言大ニ善トテ其理ニ服シ玉ヒ
ケ周勃ハ甚ダ慙愧シ自ラ陳平ニ及ガタ知テ了ニ疾ニ托シ

職ヲ罷テ官ヲ退シテ請ケル間即チ其意ニ任サレ此ヨリ陳平一
人丞相ノ職ヲ專ニセリ此時河南ノ太守吳公ト云者廉潔ニシテ清政
ヲ以テ民ヲ治シテ天下第一ナリト聞シ召レ擢テ廷尉ニ補セラレ吳公
朝ニ入テ謝シケル臣不肖ノ身ヲ以テ忝ク洪恩ヲ蒙リ浩ル太任ニ
除セラレ宜ク駕駘ヲ盡メ國ニ報スベキニ候ヘ凡元ヨリ庸才ニシテ其責
ヲ塞グニ足ズ今一人ノ賢オアリ洛陽ノ人ニ賈誼ト申者本ヨリ大才ア
リテ天文地理人道ノ宜キ所極メ明メスト云一候ワス陛下之ヲ擧用テ
朝夕教ヲ受テ六國家ノ安全今日二十倍スベキニ候フト奏ス主上御喜
限ナク乃チ召テ博士ト成テ此時賈誼行年二十文辭言論甚ク衆ニ
超タリケル一年ヲ過ガルニ又大中大夫ニ拜セラレ賈誼思ヒケル漢起テヨリ
以來今二十年天下甚ク和平ナリ宜ク正朔ヲ改メ服色ヲ易ク法度ヲ制シ
官名ヲ立テ禮樂ヲ興メ秦ノ苛法ヲ更メ除クベシトテ其旨ヲ奏シケリ

然レ臣君ノ御心素ヨリ謙遜ニシテ深ク事ヲ慎ミ主ハ賢良ノ言ヲ弃
テ去テ子臣放ニ先王ノ成法ヲ更ルヲ憚リ思ヒテ只前朝ノ舊
キ政ニ順テ無事安靜ヲノミ守ラセ玉ヒケレ

賈山上書論治亂

二年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病ニ罹テ薨シケル主上深ク惜ミ悲テ
厚ク葬ラシメ玉ヒ存ヒ周勃ヲ召出メ丞相トセラレ同十月晦二日食
ノ變アリケル主上御心甚ク安カラス去月丞相世ヲ辭メ國家一人ノ
股肱ヲ失ヒシニ今月又日食ノ災アル是皆上天朕カ不徳多ク憎テ戒
ヲ告メテナリトテ自ラ罪ヲ責テ詔ヲ下サレケル其文ニ曰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徳布政不
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
于天災孰大焉朕護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

王之上天下治亂在子一人唯二三執政尤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卿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群臣謹言此詔書ヲ拜閱ノ感歎ニ堪ス我君厚ク賢士ヲ礼ノ能諫
ヲ用玉フ一此ノ如シ我輩何少誠ヲ盡サランヤト云テ悅ビヤハリ時
三賈山ト云臣書ヲ上テ治亂ノ道ヲ論シ秦ヲ假テ諭ラヌ其文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
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補
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

大譟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東西五重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為
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象廬而託處焉為駢
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
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
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
銅錮其內塗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海上成
山林為華蕪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
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
不為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汙泉河澗雖有惡種無不根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未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過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

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餼在前祝饗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未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勝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
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
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
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
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
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
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尚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
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

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
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
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
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
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
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喪
喻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
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諧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
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
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
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
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
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
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
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
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
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訥訥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
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
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
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

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
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子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
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乎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
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
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
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

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
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
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備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
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
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
事之大者也

主上此疏ヲ脣覽アリテ御悅ビ限ナク乃チ賈山ヲ太尉ノ職ニ擢テ
重ク金帛ヲ賜リ此ヨリ群臣ニ勅シ朝ニ出玉フ毎ニ各其職分ニ從
テ書ヲ上ラシメテ明察ノ其言正キ時ハ嘉シ取用ヒ正カラシメ時ハ

舍テ之ヲ用ラレハリシ程ニ滿朝ノ文武ニナ慎ミ畏レテ誠ヲ致スト
云者ナク腹心股肱ノ賢臣ハ日々爵祿ヲ重ク子讒佞阿附ノ小人ハ存ケ
サルニ自ラ跡ヲ潛メケルトソ聞ヘシ

賢臣獻諫輔明主

主上アル日霸陵ヘ幸行アリテ已ニ還御ナラントシ玉ヒシ時西方峻阪
ヲ過越ント宜ヒケル袁盎御車ノ前ニ進ミ是至尊ノ玉體ヲ重玉ヲノ
道ニ候ワズ而陵ノ路ハ嶺峻シ崖險ノ空ク鳥毛翔リ難キ所ニテ候
若馬驚キ御車ノ敗ルヘモ候ワハ辭ヘ金鉄ヲ以テ鑄タル御身ナリ
爭カ安キ一ノ御座ヲシヨシ君コソ自ラ御身ヲ輕シ玉フ臣内ニ太后
アリ國ニ宗廟社稷アリ増テヤ天子ハ萬民ノ父母ト承リ候ハ任責
輕キニアラス君子ハ巖牆ノ下ニ立スト聖賢モ教ヲ遺サレ候ワズヤト
奏シケル主上ハ良物ヲモ宜ワズ久メ現モト思レケルニヤ遂ニ御駕

ヲ促ソ本道ヨリ還ラセ玉ヒテケリ主上常ニ慎夫人ヲ御寵愛アリテ重
 シ尊ルヘイ皇后ニ異ナラス或時實皇后ト潛宴ヲナレ玉ヒケルニ慎夫人
 モ同シ席ニ坐セラレケレバ袁盎之ヲ見テ悚ズ頓テ其袖ヲ取テ傍ニ
 席ヘ引退ケテケレ夫人大ニ怒リ曰夫何トテ無礼ラスルゾト罵リ主上
 モ逆鱗ノ色龍顔ニ顯レテ罪ニ行ント宜ハ袁盎言ヲ正フシ尊卑序
 ナキ時ハ上下和セズ今實妃已ニ皇后タル時ハ慎夫人ハ節ヲ臣妾ナ
 リ臣敢テ夫人ヲ賤シ六候ワ子臣皇后ト座ヲ同フセラレ時ハ礼貌正
 カラス陛下下面ヲタリ戚夫人ヲ見玉ワズヤト憚ル所モナク奏シケル
 主上御悦ヒ斜ナラス夫人ニ向テ是即チ袁盎ガ忠言只大體ヲ全フセン
 ト心ナレ必ズ罪トスベキニアラスト宜ハ夫人モ元ヨリ賢女ナレバ忽チ
 怒ヲ止ラルンニナラス黄金五千斤ヲ出シ袁盎ニ恩賞セラレテケリ
 次ノ日主上殿ニ昇リ百官ニ見テ政ヲ聽玉ヒケルニ大中大夫賈誼班

ヲ出テ奏シケル古ノ能天下ヲ治ル者ハ專ラ儉約ヲ本トシ心ヲ用ル
 一至纖至悉ナルガ故ニ蔵メ貯ル所多ク恃ム足リ漢起テヨリ以來
 三千餘年天下公私ノ費幾許ト云フヲ知ズ人皆曰ク二奢ヲ長シ其本
 ヲ捨テ專ラ末ニ趨ル此ノ如ク財ヲ生ズル者ハ少ク之ヲ費ス者多カラ
 シニ於テ天下ノ財産久カラスノ懸果候ヒテシ管子モ倉廩實而知
 礼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ト申
 候ワズマ抑年ノ豊凶ハ天ノ運數ニシテ禹湯ノ聖徳アルモ之ヲ蒙ラスト
 云一ナシ今若不幸ヲ方二三千里カ程大旱ニ逢カ或又邊境俄ニ事
 アリテ國家若師ヲ起ス一モ候ゾバ何ヲ以テカ窮民ヲ恤シ何ヲ以テカ
 數十百万ノ軍民ニ糧ヲ飽リ候スベキ夫積貯ハ天下ノ大命苟モ粟多
 ク財餘リアル時ハ攻ム取守ム固ク戰フニ必ズ勝テ行フト不可ナレ
 一ナシ願ハ天下ノ民ヲ歐テ農業ニカヲ盡シ末枝遊食ノ民ヲ轉ゾ

隨畝ヲ事トセサセ玉ワバ倉廩足テ上下各其所ヲ樂ミ候フベシト申
ケル主上ハ層感料ナラス昂テ詔ヲ下メ翌年ノ正月ニ籍田ヲ開セ自
ラ隴畝ヲ耕メ天下ノ百姓ヲ勸メ導キ夫ハ閭里僻巷ニ至ルニテ喜ビ
樂スト云者ナレ果ノ此年五穀大ニ熟シケル程ニ百姓田畝ニ謳歌テ太平
ヲ唱ケルニ同九月詔アリテ農夫天下ノ大本民ノ生ヲ寄ル所ナリ若大本
ヲ務メ末ヲ務ル時ハ其生ヲ遂ルヲ能ズ此故ニ朕親ラ群臣ヲ率テ共ニ
農事ヲ勸ム必ズ急ム勿レ今秋モ半過テ禾穀盛ニ登リ近比ノ豊
年ナリ浩ル時節ニテラズバ朕ガ百姓イツカ勞ヲ忘レ生ヲ安ニスル
トノアルベキソトテ今年ノ租稅其半ヲ減メ万民ニ賜リケル天下
益聖德ヲ感メ仁惠ニ懷スト云者ナレ爰ニ南陽堵陽ノ人ニ張釋之
ト云人先年擇ヒ奉ラレテ騎郎トナリケルカ已二十年ニ及ベレ繼テ大
任ニ遷サル一モナカリシカハ官ヲ退テ故鄉へ歸ント心アリケリ然

ル中昂將衰益元ヨリ其賢才ナルヲ知テケレバ急ギ朝ニ入テ事ノ
様ヲ奏シケル此ニ因テ詔ヲ賜リ謁者僕射ニ拜セラレシガ其後
虎園ニ行幸シ至ヒシ時張釋之モ御供ニ候ヒ又此虎園ト申ハ上林苑
ノ内ニ在テ禽獸ヲ養ヒ蓄ル所ナリ主上上林ノ尉ヲ召テ禽獸ノ大
數ヲ問ヒ至ヒレニ答ルヲ能ワカリシ審夫トテ虎園ノ訟ヲ掌ル者
御前ニ進テ一々ニ奏聞メケリ主上層感料ナラス昂テ審夫ヲ上林
ノ令ニ授ラレシト仰セケレバ釋之抑止メ此事然ルモ存シ候ワズ主
上其故ヲ問玉ハ釋之ガ曰惜ムラクハ陛下人ヲ知玉フヲ能ワズ抑周勃
張相如ハ如何ナレ人ト思シ召レ候フゾ帝答テ宜ク長者ナリ釋之ガ
曰果ノ尊命ノ如シ然レバ此ニ又默靜ニシテ口多ク言フ能ス之ヲ以テ彼
ヲ思フニ人ヲ用ルハ只能其才ヲ見コソ肝要ナレ何ソ審夫ガ如ク利口
喋々タルヲ能トセヤ陛下モシ之ヲ奉用ヒ玉ワバ恐ラクハ天下風ニ隨

テ等テ口辯ヲ事トシ聊カ實ヲ盡ス候フニト申ケル故主上實
モトテ其議ヲ止ラレ聽テ還御ナリケル路スカラ秦漢以來ノ得失ヲ
尋テ問セ玉ヒテ又公車令ニシテ陞サレケレ其後太子劉啟深玉劉揖兄
弟同車ニテ朝入玉ヒニ司馬門ニ至テモ猶車ヨリ下ス直ニ内ニ進
レシヲ釋之遙ニ見ツケ急ニ追付テ引止メ兩殿下已ニ皇子タリト
申セ臣朝廷ニ對スル時ハ臣下ニテ御座スヤ如何ナレ不敬ニ下乗
シ玉フヌトテ門ノ内入奉ス薄太后此由ヲ聞玉ヒ使ヲ以テ其罪ヲ赦
スキ旨ヲ釋之ニ傳テ請永メラレ程ニ太子梁王ヤウクニ朝入テ
得玉ヒケレ此由廢問ニ達レケレ釋之ヲ御前ニ召レ朕子ヲ教ルト
正カラナル故ニヨソ右様ノ事モアルナレトテ冠ヲ脱テ謝シ玉ヒ跡奇才
ナリトノ累ニ中大夫ニシテ除セラレケル或時又霸陵へ行幸アリシ時左右
ノ臣ヲ顧テ朕他日世ヲ去ハ此所ヲ山陵トナスベシ京兆北山ノ羨石

甚ダ精宇ニシテ細密ナレバ之ヲ取テ樽ニ作り陳キ紫ヲ漆ニ雜テ其
罈ヲ塞ギ大バ千歳ヲ經ル動クナカレト宜ハ釋之申ケレ陛下
面アタリ秦ノ始皇ガ墓ヲ見玉フズマ縦ニ南山ヲ鑿テ樽トシ玉フ
丹ニ金玉重寶ヲ藏メ玉フバ人必ズ其利ヲ伺テ椀キ候ヒナシ君ノ中
取ベキ重寶ガニ候ワズハ誰カ之ヲ窺ヒ毀フ者ノ候フベキ縦ヒ石樽
ニテラス凡方々世ニ傳テ長久ニヨク候ワメト申ケレ玉上其理ニ服ヌ又廷
尉ノ職ニシテ補セラレケル其ヨリ進テ中涓ノ橋ニ至リ玉ヒレニ不思議ヤ
御馬驚キ取テ進サリレバ怪キ物マアルトテ警護ノ武士共見廻リ
ケルニ又ノ男橋ノ下ヨリ走り出タリ聽テ搦メ捕テ子細ヲ奏聞シケ
レ廷尉ニ渡セトヨク仰ケレ釋之廷尉タルヲ以テ之ヲ請トリ法ノ如ク
罪ヲ正ノ罰金ヲ出サシメト奏スレバ主上大ニ怒テ聽シ玉フズ釋之コレ
ヲ爭ヒ夫法ハ天子ノ天下ト共ニスル所至公ニ私スベカラス古ヨリ御幸

ノ御先ヲ犯セル者ハ罰金四兩ヲ出サレムルノ國家ノ定法ナレバ之ニ
違フ時ハ民ニ信ヲ失フナリ始ヨリ陛下若親ヲ武士ニ命ヲ誅戮サ
セラレバ今更論ズルニ及ズ已ニ廷尉ニ下サレ又廷尉ハ是天下ノ不平ヲ治
ルノ職苟モ其法平ナラスバ天下此ヨリ政ヲ輕ゾ上ノ命ヲ用ヒ候フ
一願ハ君之ヲ察シ玉ト申ケレバ主上深ク感得アリテ怒ヲ止サセ玉
ケリ其後高祖ノ廣前ノ玉環ヲ盜ム者アリテ廷尉ニ捕ワレ又釋之
耶チ市ニ出ノ首ヲ斬ント奏スルニ主上怒テ此賊無道ニ先帝ノ廣
器ヲ偷レ一其罪輕キニアラス朕宜クニ族ヲ誅メ天下ニ警ント思フ
所ニ卿イカナレバ刑ヲ輕フセントハ申ク是宗廟ヲ重スルノ忠心ニアラ
ズト責至ハ釋之冠ヲ免テ頓首シ法ハ此ノ如クニ足スベシ今纒ニ
一ノ器ヲ偷ミシ罪ヲ以テ其三族ヲ殺シ玉バ他日若愚民アリテ山
陵ヲ犯シ發シ如キノ輩アルバ何レノ刑ヲ以テカ其罪ヲ正サレ候フ

ベキト申ケル程ニ主上六重子テ御返答モナク太后ニ問テ終ニ釋之
ガ諫ニテ從ヒ玉ヒケリ

賈誼湘流用屈原

三年甲子ノ冬丞相周勃職ヲ辭シケレバ耶チ群臣ニ勅ノ商議
サセラルニ穎陰侯ニ如者候シト申程ニ臧テ丞相ニ補セラル主上常
ニ大中大夫賈誼カ賢オヲ知テ公卿ノ位ニ陞セント議セラレケルカ
周勃灌嬰馮敬張相等皆肯ス洛陽ノ人年少ク初学ニノ專
ラ權ヲ擅ニテ政事ヲ紛乱セントスル心アリト短リケル程ニ其沙汰ラ
止ラレシガ其ヨリ疏ク存クル御心アリテ十月ニ終ニ長沙王ノ太傅
ニ充遷メ都ヲ逐出シ玉フ夫長沙都ヲ隔ケテ數百里土地甚ダ果
濕ニノ夷狄ニ近キ邊境ナレバ賈誼公心ノ中樂ス殊更十二月ノ半北風
雪ヲ吹テ馬進ズ知ヌ旅路ノツラサヲモ語リ慰ム友モナク心ウキナカラ

數日ヲ過クバ湘水ノ岸ニモ到リ又折ニラレ所ニ隨テ世ノアジキナキ
事ノミ忘ラレヌ中ニ昔屈原楚ニ在レ時讒人極一罔ノ時君賢才
ヲ用カリシカバ深ク嘆息ノ寧赴湘流而葬乎汗魚腹中耳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ト云テ懷沙ノ賦ヲ造リ石
ヲ懷テ終ニ汨羅ノ水ニ身ヲ沈メレ恨ミ今身ノ上ニ思ヒ知レテ痛
シク即チ一篇ノ賦ヲ造テ舊ニシ跡ヲ尋ヒレ其文ニ曰

恭承嘉惠兮 竢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造托湘
流兮 敬吊先生 遭世罔極兮 廼隕厥身 烏辜哀哉兮 逢
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 鴟鴞翱翔 闕茸尊顯兮 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 謂隨夷溷兮 謂師曠 羨莫邪兮 為
鈍兮 鈇刀為銘 于嗟默然生之亡故兮 幹葉周鼎 寶康
輒兮 騰駕罷牛 驟蹇驢兮 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 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 獨離此咎兮 許曰已矣 國其
莫吾知兮 子獨壹鬱 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
引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 沕淵潛以自珍 偃螭獺以
隱處兮 夫豈從蝦與蛭 螾所貴 聖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
自蔽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
都也 鳳凰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微
兮 遙增擊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兮 豈容吞舟之魚 橫
江湖之鱸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

斯テ主上群臣ノ言ニ從テ已ニ賈誼ヲ長沙ニ貶セラレレガ常ニ其
賢ナルヲ惜テ思ヒ召志ル一モナク三年ヲ經テ丁卯十月ニ勅使ヲ賜
テ竟ニ都へ召歸サレテケリ賈誼ハ再ニ蘇リタル心地ニテ已ニ朝ニ入

ケルニ折境主六祭ヲ致シ福ヲ祈テ未央宮ノ前ノ正室ニ御座ケル
ガ賈生ガ来ルヲ御覽シ自ラ起テ其手ヲ執朕悞テ又ク卿ヲ見サリ
ケリトテ鬼神ノ本ヲ問テ賈誼乃チ具ニ其理ヲ説ケル主上限テ
喜ビ至ニ夜半過ルニテ道ヲ聞テ終ニ梁王ノ大傅ニ拜セラレ梁王名ハ
樞文帝ノ少子帝ニ書ヲ讀テ好シレ故賈誼ヲ大傅トハレ玉ヒシ
者ナリ賈誼勅ヲ受シヨリ日夜ニ得失安危ノ道ヲ論ジ治乱興亡ノ
理ヲ説テ梁王ヲ教ヘ導キケル間主上深ク喜テ益重ジ玉ヒケリ其比
淮南王劉長謀友ノ企ヲナス由注進アリ其故ヲ如何ニト尋ルニ趙王張
敖曾テ高帝ヘ趙氏ノ義女ヲ獻シテアリ高祖コレヲ御寵愛アリテ程
ナク懷妊シタリケルカ其後賈誼高ガ謀友現レテ捕レシ時趙美人モ同ク
囚レテケリ其母趙兼ト云者辟陽侯審食其ヲ頼テ趙美人ガ娠メル
由ヲ申ケレト呂右嫉妬ノ心ヲ懷テ高帝ニ奏セラレズ又審食其モ強

テ爭サリシ程ニ趙義ハハ之ヲ恨デ平産ノ後自ラ縊テ死ニケル或
人其子ヲ高帝ヘ獻リケレバ深ク後悔シ玉ヒ乃チ呂后ノ子トノ名
ヲ長ト呼玉ヒ十一年十月ニ英布ヲ平テ後劉長ヲ淮南王トハセ
ラレシナリ劉長人トナリテ材氣人ニ秀テカヨク鼎ヲ扛平生
心ノ内ニ孤母ノ早ク薨セラレレバ審食其ガ勤テ申宥サリシ故テ
ト深ク恨ミラレシカド敢テ色ニ出サレズ主上ノ位ニ即セ玉ヒテヨリハ
自ラ宗族タルヲ恃ミ漫ニ驕リ慢テ朝廷ノ法令ニ順レズサレ玉ヒ主上
ハ兄弟ノ義ヲ思シ召テ御充モナカリケル程ニ益驕ラ長ノ去年五月
ニ來朝セラレシガ天子ニ對メ陛下ト稱セスノ大兄ト呼出テ獵セラレ
ル時ハ其車天子ト異ナルナレシ或日審食其ガ家ニ到ラレケレバ
審食其ハ何ノ心モナク迎ヘ入テ對談シケルニ劉長ヨキ隙ヲ見合セ袖
ノ内ヨリ鐵ノ槌ヲ出テ一打ニ打殺シ直ニ闕下ニ詣メ奏セラレケ

六臣カ母先年思又凶トナリケル時嘗食其一言モ申請ズ一罪ナリ
威夫人如意罪ナクノ殺サル時彼又呂后ヲ諫ズ罪ノニナリ諸呂安ニ
王位ヲ僭ノ劉氏ヲ危フセントセシ時モ彼タ、阿リ諛テ諫ヲ納ズ三
ノ罪ナリ臣此等ノ罪ヲ以テ今天下ノ為ニ賊臣ヲ誅シ兼テ八母ノ
為ニ仇ヲ報メ候フト申サレケリ主上ハ驚テ御心ノ内悦ビ玉ワカリケ
レ臣母ノ為ト云ラ恤テ免シ置レシ袁盎争ヒ諫テ諸侯太ダ驕ル時
ハ必ズ禍ヲ起ス例多ク候フト申ウレ臣更ニ聽入玉ワズ此ニ仗テ淮南王
除心驕テ國ニ歸リ安ニ天子ノ礼ヲ行テ出ルニ警入ノ二蹕ノ憚ル所モ
ナクテ奉勅レケレ主上之ヲ患テ薄昭ニ書ヲ作セ周ノ威王ノ叔父管叔
鮮蔡叔度二人カ乱ヲ為テ周公ニ誅セラレレ故事近クハ濟北王劉
興居カ謀及メ自殺シフル事ヲ説テ警メ玉レ臣敢テ從ズ今年十月
了ニ謀及メ狀ヲ頭メケリ主上大ニ驚キ急ギ周勃灌嬰二人ニ十方ノ

兵ヲ授テ指下サル三人命ヲ受テ直ニ淮南ニ行向ヒケレバ劉長未ダ何
ノ備モナクノ一戦ニモ及ズ忍テ生捕テ都ヘ歸リケル主上丞相御史
宗正廷尉ヲ召テ淮南王ノ罪ヲ問玉フニ皆市ニ出メ首ヲ劓玉フベシト
申ス去レ臣猶殺スニ忍ビ玉ワテ王位バカリヲ廢メ蜀ノ國ヘ遷セラレ
袁盎又之ヲ諫メ陛下素ヨリ淮南王ヲ驕セ賢人ヲ擇テ導キ教ヘ
玉ワカリシ故ニテ今日ノ禍ハ起リ候ヒツレ今又遠ク蜀中ヘ徙サレシ
甚ダ然ルハカラズ夫蜀ハ險難ノ僻境瘴霧風濕ノ深キ所ニテ候
ハ八萬上其艱苦ニ堪ズ不意ノ事モ候ワバ陛下弟ヲ殺スノ謗ヲ免
レ玉フニシト申ケレ臣主上猶モ從ヒ玉ワズ朕只彼ヲ懲シメシ為ナリ程ナ
ク頓テ召回サズルヲヤトテ送レケルガ淮南王果ノ憤ヲ發シ食ヲ絶
テ竟ニ半途ニテ薨セラレテケリ時人歌ヲ造テ謠テ曰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洛中洛外ノ人民之ヲ謠フ邑所々ニ喧シカリケル主上ハ甚ダ憂テ即チ劉長ヲ厲主ト謚ノ其子安勃賜良トテ四人アリシラ阜陵安陽周陽東成ノ四侯トツセラレケル大中大夫賈誼ハ今厲王ノ子ヲ列侯ニ封セラルハ後日ニ主トセラレシ御心ト知ラケルハ疏ヲ上テ諫ケル其畧ニ曰

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此時濟北王淮南王打續キ謀反ノ誅セラレ匈奴境ヲ侵シ諸侯上ヲ僭ノ制法甚ダ疎畧ナリシカハ賈誼又政事ヲ陳得失ヲ論シ上疏ノ諫ヲ進ル一數度ニ及ヘリ十年壬申ノ夏御子梁王揖薨セ

ラレテ子ナカリシカバ御子淮陽王武ヲ徙ノ梁王トセラレ此時賈誼又疏ヲ上テ申ケル

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前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割天下願指如意高枕以成六國之禍難以

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

主上此疏ノ旨ヲ思唯シ玉ヲ三皆理ノ當然ナリケレバ即チ其諫ニ從テ武ヲ徙ノ梁主トセラレシガ共秦山ニ界ヒ西ハ高陽ニ至ルニテ地ヲ得ル一四千餘城ナリ此ニ仗テ除賈誼ヲ重セラレシガ程チ一年餘ヲ過テ死メケリ歲纔ニ三十三ニテツアリケル

周亞夫軍細柳備匈奴

去ル四年ノ冬丞相灌嬰世ヲ去ケレバ此ヨリ張敖ヲ以テ丞相トセラレ此時匈奴ノ冒頓已ニ凶ビテ其子老上單于世ヲ嗣ケルガ漢帝ノ寬仁ニテ征伐ヲ好モフヌヲ侮リ數年以來時々ニ中國ノ境ヲ侵メ邊境注進ノ斷ルナカリケレ臣軍民ノ騷ヲ勞リ思シ臣テ大將ヲ指向ラルヘモナカリケレ此ニ仗テ單于ハ跡勢ヲ振ヒ十四年乙亥ノ冬親ラ十四方騎ヲ

統テ朝那縣蕭關ニ入北地ノ都尉孫卿ヲ殺ノ已ニ彭陽縣二陣ヲ取百姓ヲ惱乱スルヲ甚ント早馬急ヲ告ケレ去大驚キ近年匈奴兵ニ逆威ヲ振テ屢朕方境ヲ劫スト云臣民ノ苦ヲ恤ム故ニ邊境年ヲ經テ穩ナラス朕今若一タヒ兵ヲ出サスバイツカ靜ナルノアルヘキソトテ詔ヲ下サレ車千乘騎卒十方ヲ整點スレト仰ケル程ニ群臣皆諫テ陛下萬乘ノ重キ御身ヲ以テ遙々ト矢右ヲ冒ノ陣ニ臨ミ玉ワシ一社稷ヲ重シ玉ヲノ道ニアラスト申ケレ臣猶思シ召止ラヌ巳ニ大軍ヲ領メ打出サセ玉ヒケルヲ薄大后急キ使ヲ馳テ此等ノ事ハ親ラ御駕ヲ枉スルニ及ズ一人ノ大將ニ仰セテ伐セラレ候ト堅ク諫ス玉ヒケル向力及ズ張相如ヲ摠大將トシ韓布ヲ副將トメ指向ラレ御身ハ此ヨリ朝ニ還ラセ玉ヒケルガ郎署ノ長馮唐カ家ノ前ヲ透リ玉ヒテ此人ハ高帝ノ舊臣ナリトテ互寄セ玉ハ馮唐ハ驚キ急キ朝服ヲ

整テ出迎へ奉ル上即チ御着座アリテ卿ガ父祖ハ何クノ人ニテ有
シト問セ玉ハ臣ガ先祖ハ趙國ノ者ニテ候フト申ス主上宜ケル朕昔
代國ニ在シ時尚食監高祜ト云レ者朕ニ語テ趙ノ大將李齊ト申ス
者人トナリ賢ニテ極メテ能共ヲ用ヒ曾テ鉅鹿ト云所ニ合戦アリ
シ時世上ニ名譽ヲ顯シ候キト云リ朕此故ニ飲食スル間モ高祜カ言ヲ
思テ此心暫モ鉅鹿ニアラストスナシ卿モ此人ヲ知タルヤト問玉ハ
馮唐申ケル尊命ノ如ク李齊誠ニ賢達ノ良將ニテハ候ハ古ノ廉頗
李牧ガ兵ヲ用ルノ精ノ趙ノ名臣ト呼レシニ及ビ候ワストテ二人カ來
歴ヲ悉ク奏シケレバ主上ハ髀ヲ拊テ長嘆シ玉ヒ嗚呼朕廉頗李牧ガ如
キ良將アラバ豈匈奴ノ乱ヲ憂トセンヤト宜ケル馮唐ガ曰當時縱ヒ
左様ノ名將アリモ陛下必ス用ヒ玉フイ能ワシ玉上甚ダ怒セ玉ヒ卿何ヲ
以テ角ハ申スト宣ヒ急ニ座ヲ立テ禁宮へ還セ玉ヒケル馮唐ハ大

ニ畏テ後悔シ我誤テ君ノ怒ヲ激シ殺セストテ安キ心モナクテ居タル
所ニ忽チ勅使アリテ召ケレバ馮唐即チ闕下ニ伺候ス主上ハ猶モ氣踈
キ御風情ニテ卿諸人ノ中ニ對シ何トテ不遜ノ言ヲ出シケルツト責
メハ馮唐首ヲ叩テ拜伏シ臣鄙ノ忌憚ル所ヲ知ヌ妄ニ直言ヲ以テ
思ス聖怒ヲ動シ奉レリト罪ヲ謝シケリ主上モ怒ヲ息セ玉ヒ卿朕ヲ
以テ頗牧ガ如キ良將アリモ用ルノ能シト云レ如何ナル故ゾト問玉
ハ馮唐申ケル臣承ル古ノ玉者ノ大將ヲ命スル跪テ車ノ轂ヲ推
テ闕ヨリ内ハ寡人ノヲ制セン闕ヨリ外ハ將軍之ヲ制セヨト云テ九ツ
軍中ノ号令賞罰悉ク其入ノ心ニ決斷サセ元廉頗李牧ガ趙ニ將々
ルモ又然リ此故ニ二人其智能ヲ盡スヲ得テ車千三百乘馬
二万三千匹百金ノ勇士五万人射手十万人ヲ具テ北ノ方匈奴ノ十餘
万騎ヲ襜褕ニ滅シ東胡ヲ破リ林胡ヲ降シ西ハ秦ノ強キヲ抑へ

南ハ韓魏ヲ支テ了ニ趙ノ霸業ヲ定メテ候ヘ今モ又堪能ノ各將ナ
 キニ候ワ子氏多クハ君ノ昏闇ニ達スズ縦ヒ知シ召ルト云氏先王ノ轂
 フ推ニ效テ重ク用ヒ玉ワヌ故ニ驥足ヲ展ルヘ能ス抑槐里ノ魏尚ハ
 文武二道ノ各士慶頗李牧ニモ方ナキ達人ニテ候ヘ向ニ雲中ノ太守ト
 ナリケル時政ヲ鋪一平ニテ法令ヲ乱ラス私ノ財ヲ散ノ士民ニ施シ
 五日ニタビ牛ヲ殺ノ賓客軍吏ヲ饗應ケル間將士ニ十德ニ懷テ命
 フ輕セヌ者ハナカリケリ去ハ勾奴モ其軍威ノ盛ナルヲ怖レテ雲中ニ近
 ヅク一モ締ニ候ヒシガ或時適境ヲ侵シケルヲ魏尚一タヒ兵ヲ出シ夥
 シク分取高名ノ捷軍ヲ注進シケルニ陛下其首級ノ數相違アリシヲ
 罪トシ下吏ニ下ノ官祿ヲ削リ玉ヒニキ陛下元ヨリ罪アル人ヲ罰シ
 モフ一ハ甚ダ重ノ功アル人ニ恩賞セラル一ハ甚ダ輕シ臣此故今慶頗
 李牧ガ如キ人アリ氏君ノ用玉フ一能ホラシヲ存ゾ候フト申ケド主

上ハ大ニ悅テ謝シ玉ヒ卿カ言極テ善皆朕カ悞ナリトテ帛時ニ馮
 唐ニ命ヲ持セ魏尚ガ罪ヲ赦シ再雲中ノ守トシ舊ノ官祿ヲ及シ與
 レ馮唐ヲ車騎都尉ニ陞サレケル去程ニ張相如ハ官軍ノ樞大将ト
 ノ副將縉布ト共ニ大軍ヲ引率シ直ニ彭城ニテ看到シ城ヲ離ルヘ
 五十里ニ塞ラ下シ勾奴ノ陣ハ使ヲ立テ軍ヲ催シケレハ單于ハイツギ
 諸木將ヲ集テ手分ヲ定メ馬ニ跨テ蒐出タリ張相如モ馬ヲ出シ大
 ニ呼リ我漢ノ天子何ノ故ニ負キ玉フ一アリテ安ニ寇ヲ為テ中國
 ノ民ヲ劫スソ早々ニ兵ヲ收テ退キ回ラハ汝ガ一死ヲ免ベト罵レハ
 單于甚ダ怒リ鎗ヲ構ヘテ突テ蒐ハ兩軍金鼓ヲ鳴シ二千餘合攻
 戰テ單于叶ズノ逃走ルヲ張相如共ヲ下知ノ透間モアラセヌ蒐完勾奴
 ノ大将尤谷蠡之ヲ見テ戈ヲ提テ迎ヘ合セ十餘合戦ヒケルガ相如大
 喝一色忽チ馬ヨリ軼テ落ス此間ニ單于ハ行方ナク逃失シヲ相

通鑑綱目卷四

二十一

如去卒ヲ驅テ二千里ガ程追蒐シカ臣皆四角八方ハ乱レ散テ跡影
 毛見サリシカ此ヨリ本陣ニ歸テ捷軍ヲ收ルニ輜重牛馬ヲ得一
 其數ヲ知ス三軍大ニ喜ヒ凱歌ヲ唱テ都ヘ歸リケレハ主上ハ慶感斜
 ナラス諸軍勢ニ賜シク恩賞ヲ行レ張相如ハ其儘大將軍ノ職ヲ永
 ク司セテ數ノ重寶ヲ賜テケレ十六年丁丑四月ニ主上滑陽幸ノ五
 帝ノ廟ヲ祠リ趙人新垣平ヲ舉テ上大夫ニ任シ至フ其翌年詔アリ
 テ後元年ト改元セラル其故ヲ如何ニト云ニ新垣平或時主上ニ奏ノ關
 下ニ寶主ノ氣アリト申セシ一アリ其後至ノ孟二人主延壽ト云四字ヲ
 刻テ行衛モ知ス者ニ持セテ天子ヘ獻セ又或時朝ニ入テ臣天文ヲ
 候ニ候フニ日輪再ビ中スル一候フヘシト奏シケルカ其日果ノ日輪已ニ西
 ニ傾テ又午ニ當レリ主上箇様ノ邪說ニ御心ヲ惑サレ天下ニ大赦シテ
 ニ改元ノ勅ヲ出サレシナリ此ヨリ新垣平益姦言ヲ專ニシ又主上ニ

奏シケル昔周ノ鼎ヲ泗水ニ沈メ候フガ今汾隰ニ金寶ノ氣ハ必
 周鼎ノ出ベキ瑞兆ニテ候ワント申ケルヲ主上又實ト思召レ汾隰ニ
 廟ヲ立テ祭ラナレ鼎ヲ出サシ一ヲ祈リ求メラレケリ後ニ或人書
 フ上テ向ニ新垣平カ奏セシ事ハ皆跡ナキ詐ニテ人ヲ惑ス妄言
 ナリト訟ケレバ主上始メテ御心付テ甚ダ怒リ至ヒ五月ニ新垣平ヲ
 獄ニ下シテ三ニ獄ヲ夷ケ至ヒテケリ切又匈奴ノ單于ハ先年張相如
 ニ追レシヨリ數年カ間ハ中國ノ武威ヲ畏テ境ヲ侵ス一モナカリシカ
 後六年ノ冬又上郡雲中ヲ劫シ土民ヲ殺畧ノ烽火ノ光甘泉ヨリ長
 安ニ通シケレバ宸襟更ニ安カラス若此儘ニテ征セスハ後由々シキ大
 事ニ及ヒナントテ即チ將軍令免ヲ飛狐ニ出張セサセ張武ヲ北地
 ニ陣トラセ故人楚ノ相蘇意ヲ句注ニ兵ヲ屯サセラル又絳侯周勃
 カ子周亞夫カ才高ク武畧ノ達者タルヲ以テ將軍ノ宣旨ヲ賜

テ細柳二軍營ヲ構サセラレ宗正劉禮ヲ霸上ニ屯サセ祝茲侯徐
 厲ヲ棘門ニ軍立サセ此ヲ三將軍ト号ノ日夜軍馬ヲ調練ノ匈奴
 二備サセラル主上或曰軍士ヲ勞ントテ酒肴ヲ用意サセ車三召テ先
 霸上ノ陣ヘ到リ主ハ諸軍勢ハ天子ノ御幸ト聞ヨリ周章即テ大
 二陣門ヲ打閉キ諸ノ將士皆轅門ノ外ニ出テ迎ヘ奉ル主上八直ニ
 中軍ニ入テ諸軍ニ酒食ヲ賜リ其ヨリ棘門ノ營ニ赴キ主ハ霸上
 ト替ルイモナク將軍徐厲ヲ始トノ以下ノ將佐皆甲ヲ脱地ニ踴躍
 ノ御駕ヲ拜迎ス主上又前ノ如ク中軍ニ入テ諸軍ヲ勞ヒ次ニ細柳
 ノ營ニ到リ主ハ八萬ツ始ノ兩陣ト引替テ軍門緊ク閉シ長鎗勁
 弩鉞戟ノ類所々ニ立並テ堅ク鎧タル精兵戟ヲ持テ旌幟ノ陰ニ
 列リ同ク鎧名軍卒陣門ノ外ヲ環テ御車已ニ近ツケ臣目見又
 風情ニテ隊伍ヲ乱サズ用心甚ダ嚴密ナリ主上其體相ヲ御覽

ノ深ク睿感ニシス内ニ御車已ニ陣前ニ止リ又供奉ニ候ヒツル
 騎將一人門ヲ扣テ今天子臨幸アリ汝等諸軍何ワ早ク門ヲ
 開テ御駕ヲモ迎ヘ將軍ニモ其旨ヲ告ガルト呼レバ監門ノ武士
 共内ヨリ各テ將軍向ニ我等ニ号令ヲ出サレ軍中ニ六只將軍ノ命
 ヲ聞テ天子ノ詔ヲ用スト宣ヘリ此故ニ將軍ノ命ニテラサレ天子ト
 云臣門ヲ開テ輕ク入奉ルハ叶ヒ候ワスト申ス騎將ハアキレ果
 其由ヲ奏聞申ケレバ主上八聞シ召テ汝暫クニテ朕親ヲ様子ヲ伺
 ヒ見ントテ局ノ隙ヨリ見至フニ兵已ニ天子ト知テケレ臣堅ク守
 テ動カリシカハ宋昌ニ節ヲ持セテ臨幸ノ旨ヲ周亞夫ニ云入玉フ亞
 夫之ヲ聞テ急ニ門ノ番共ニ命ヲ傳テ透セト申ケル間兵共即チ門ヲ
 閉テ入奉リ供奉ノ人々近從大臣ノ外八擅ニ入ラテ許サズ番共又御
 車ヲ御ス舍人ヲ制シ將軍ノ号令アリ軍中ニ疾馳ルヲ許サズ

通鑑綱目卷之四

二十一

必ス御駕ヲ早メラルフ勿レト申ケレバ主上乃チ親ラ繕ラ按テ徐々
 ト中軍へ進ミ玉ハ周亞夫甲冑華ニ鎧ヒ文ヲ手ニ持テ出迎へ御前
 ニ近付テ古ヨリ甲冑ノ士ハ拜スルヲ用ス願ハ軍中ノ礼法ヲ以テ
 見へ奉ントテ立ナカラ長揖ノ拜セ主上ハ其軍法ノ正レキヲ見玉
 ヒ泰クモ御容ヲ改メ車式ノ各礼ヲナシ玉ヒ近臣ニ勅ノ諸軍ニ酒
 食ヲ賜リ礼義ヲ恭ノ陣外へ出玉ハ御供ノ御相雲客ハ周亞夫カ振
 舞天氣ノ程如何アラシト心内安カラス惶レ慎テエヨラ出ス者モナ
 カリレニ主上ハ陣門ノ外ニ御車ヲ停サセ龍顏殊ニ御喜シケニ跡ヲ
 御覽シ面ノ老若ノ人々ニ宣ヒケルハ嗚呼真ノ大將軍ハ此入ツカレ九
 軍共ヲ統管スルハ皆角コツアルケレ霸上棘門ノ如キハ不見ノ戰レ
 若主將ノ首ヲ得ント思フ入アス扮レ入テモ取ツレト良久ノ餘款ノ
 禁宮へ還リ入セ玉ヒニケレ匈奴ノ夷モ亞夫カ能兵ヲ用ヒテ軍法ノ堪

能ク由ラ傳聞テ大ニ怖レ一月ヲ過ハルニ兵ヲ引テ遠ク逃去ケレバキ
 上ハ御喜斜ナラス弥亞夫カ才能ヲ重シ擢テ中尉ノ職ニ拜レ玉フ
 翌年甲申主上御木豫ノ事アリテ久ク朝ニ臨ミ玉フ一モナク醫療
 毛形ノ如ク盡サレレ臣御快復ノ色更ニ見サリレカハ豫メ遺詔ノ御位ヲ
 太子ニ禱リ朕世ヲ去ハ天下ノ百姓ニ觸テ三年ノ喪ヲ脩スナク只
 三日服ヲ釋テ二百ノ後ハ婚姻祭祀飲酒食肉等ヲ禁スルヲ勿レ
 ト宣ヒテ了ニ六月ニ崩御シシクテケリ脣壽單六トツ聞シ文帝在
 位二十三年專ラ先王行義ノ政ヲ心トシテ民ニ便アラサレハ之ヲ弛ベ
 宮室苑囿皆先朝ノ舊キニ依テ造リ増ハ所ナク車騎御服ノ類
 毛儉約ヲ專トノ受シ玉ヒツル慎夫人衣裳地ニ曳ス帷帳ニ紋アル
 錦繡ヲ用ヒス御席ノ器ハ皆瓦器ニシテ金銀銅錫ヲ飾ルヲ許サ
 レズ張武ナシト云ツル臣曾テ人ノ賂ヲ受テ事顯レシカレ其罪ヲ

通世西法新事卷四

二二

尤^カメ玉^ノヲ^ク却^テ恩^ヲ賞^ヲ賜^テ其^ノ心^ヲ耻^シ又^ニ偏^ニ德^ヲ以^テ人^ヲ懷^ク
ケ^テ玉^トシ^カハ^ハ海^内安^靜ニ^ノ國^富民^豊目^出度^清朝^ヲリ^ニ思^フ
ノ^外ニ^万歳^ヲ早^フレ^玉ヒ^ケレ^バ天^下父^母ヲ^失ヘル^ガ如^ク悲^シ惜^ム
ト^奉ラ^スト^云者^{ナシ}

通俗西漢紀事卷之四

漢^ノ書^ノ王^莽傳^ノ云^ク天^下之^心皆^向於^莽也^云又^云莽^ノ欲^シ篡^奪帝^位也^云

